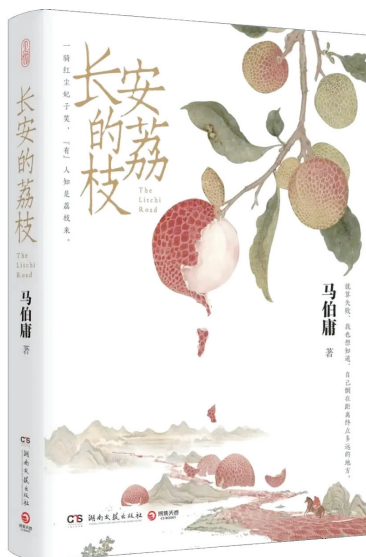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微观史里触摸人性的温度

——读马伯庸《长安的荔枝》

高低



《长安的荔枝》
马伯庸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福楼拜说：“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它照亮现实，也照亮未来。”当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以鲜活的影像重现马伯庸笔下的盛唐图景时，我们透过一颗鲜荔枝的运输轨迹，不仅看见了大唐盛景的褶皱，更触摸到了历史褶皱里最真实的人性温度。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作品，恰似一枚被精心剖开的荔枝——外壳是波谲云诡的官场风云，果肉是底层小吏的血泪挣扎，而最甘冽的核仁，是每个时代都共通的生命哲思。

马伯庸素以“见微史观”著称，他像一位持着放大镜的历史考古学家，在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“妃嗜荔枝，必欲生致之”的只言片语里，挖出了一段被正史遗忘的生存史诗。小说主人公李善德，这个九品小吏的命运，本应是史书里一个模糊的注脚，却因一次被选中的荒诞任务，突然被推到了历史聚光灯下。从岭南到长安五千里的运输线，不仅是荔枝的生死路，更是李善德作为“工具人”的精神突围战。

小说的章节如同荔枝运输的节点，从“接到敕令”的惶惑，到“计算成本”的精算，再到“寻找良策”的辗转，最后“抵达长安”的虚无，每一章都浸透着具体的生存困境。马伯庸的语言兼具考据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，他写岭南的瘴疠，是“湿热的空气里浮动着腐叶与虫豸的气息”；写长安的官衙，则是“朱漆大门上的铜环泛着冷光，像野兽的利齿”。这种细节的真实，让读者仿佛跟着李善德一起，踩过泥泞的古道，闻过马厩的腥气，在汗水数着驿站的里程。

有评论者说，这是“古代版社畜的生存实录”。李善德的困境，像极了当代打工人的镜像：被上司甩锅时的无力，面对KPI时的焦虑，在体制缝隙里寻找生机的挣

扎。但不同于现代职场的内卷叙事，马伯庸笔下的李善德更接近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——他明知送荔枝是荒诞的指令，却依然选择“把石头推上山顶”。这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倔强，让角色超越了简单的打工人的标签，成为人类对抗虚无的精神标本。

小说中最动人的，是那些被历史忽略的人性微光。当李善德在瘴疠之地咳血时，胡商苏谅偷偷塞来的通关文牒还带着体温；当他终于算出“分枝水陆法”时，草稿纸上晕开的墨迹里，藏着一个小吏对专业最朴素的坚持。这些细节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时间轴，而是由无数个李善德的血泪与希望编织的生命之网。正如托尔斯泰所言：“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。”而每个李善德的故事，都是传记里最鲜活的注脚。

故事的结尾，李善德站在长安城下，望着运荔枝的马车扬起的尘土，终于说出那句：“就算失败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”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敲碎了所有关于成功学的虚妄。马伯庸在后记中写道：“我们读历史，不是为了记住帝王将相的生平，而是为了看见那些被史书省略的‘李善德’。”在这个意义上，《长安的荔枝》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，更是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——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每个认真活着的人，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荔枝史。

当剧中的李善德最终捧着新鲜荔枝跪在南薰殿外时，镜头扫过他鬓角的白发与眼底星光。这一刻，我们忽然懂得：所谓历史，不过是无数个李善德在命运的洪流中，用微小的坚持刻下的印记。而这，或许就是马伯庸通过一颗荔枝传递给我们的最大启示——在宏大的叙事之外，每个认真活着的人，都值得被历史温柔铭记。



哑巴无言，五谷有香

——读许洁诗集《哑巴店》

胡鹏飞

在许洁的诗歌世界里，哑巴店与五谷庙并非单纯的地理标识，而是镌刻着生存印记的精神原乡。一个是创业园，一个是生身地，它们承载了诗人的激情、眷恋和思考，一同构成了其诗歌表达的核心意象。

出于对事业的热爱，诗人相信可以在哑巴店大有作为。创业初期特有的活力和自信投射到诗歌中，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股轻快明朗的旋律。

一片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世界。《农庄抒怀》里，车子在乡间奔跑，飞扬的尘土与笛鸣一道起舞。“受了寒的树”本是萧瑟景象，却因“带动秋风”拥有了主动姿态。在诗人的视角下，平凡的事物尽是生机，到处都是随性的诗意，全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整体象征，真切细腻地传述了一个创业者充满奋斗激情的心态。诗人对在哑巴店的创业怀抱期待，仿佛看到了未来的美好蓝图。“在这片进行颜色演变的田野，在朝南的院子里/谁也无法掩盖炊烟生生不息地弥漫与涌动。”乡村的田野四季更替，正如诗人那情感荡漾的胸怀，在哑巴店这里，一切希望都在酝酿、繁衍，正如那炊烟不断弥漫、涌动。

雪降临到哑巴店，点缀了乡间的生活，赏雪理应是恬静的、自足的。但《小雪抒情》中的诗人却难以做到心如止水，他的灵魂格外躁动。经过诗人的想象之后，雪立刻闪烁出诗意的光芒。诗人将笔戳向主体心灵深处，掘出了自己的“不洁”：“灭过一些可贵的良知、忏悔与爱。”雪是圣洁的媒介，诗人对降临在哑巴店的雪心存感激，他热情地呼唤“打下来吧”，渴望借自然之力剖开自我，让过往的“寒凉与过错”无处遁形。诗人爱这“洁白的暖”，并不让自白陷于沉溺，折射出其对生活、事业的积极态度——他试图在哑巴店这片土地上实现自我救赎与成长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现实的残酷逐渐在诗中显现，诗人近年来的诗歌调子明显低沉了许多。

许洁的诗歌善于将自然景物与情感表达熔铸成充满张力的诗性空间。《雷声让我想到哑巴店》前三句的“雷声”“闪电”“骤雨”等意象构成了强烈的听觉和视觉冲击，它们既是现实中秋天雷雨的写照，又象征着生活中难以捉摸的力量。后四句诗意从外在自然景象逐渐过渡到内在情感世界，层层递进。诗人以“疼痛的树”“愤怒的草”“挖掘不尽的羁途”等意象为原料，将感伤酿成苦酒，揭示了哑巴店蕴含的复杂情感和人生况味。这种把抽象混乱的思绪用具象形式描摹下来的办法，着实增加了诗作的内在容量。

《两个柿子携手坠落》里的“哑巴”究竟指谁？哑巴店的事业让诗人有了对人生前景的期盼，但是生活并非一帆风顺，“坚强也有累的时候”，正如那希望的镰刀放得久了也会生锈。经历了岁月蹉跎，诗人学会了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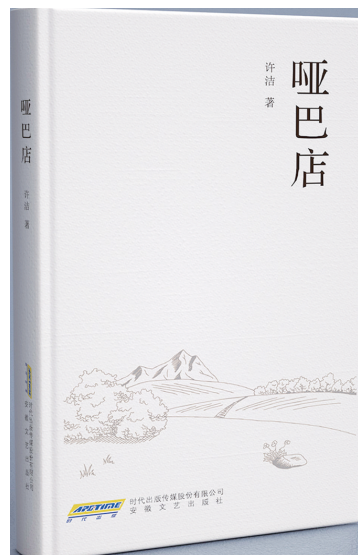
持沉默。哑巴店教会诗人不说话的真理，这是一种洞悉了生活荒诞性本质的清醒认知。或许，哑巴是谁根本不重要，因为在生存的厚重面前，有时真正的智慧和力量恰恰就蕴藏在那沉默的灵魂之中。

五谷庙是诗人敏感心灵的归属，但是对家乡的思念越是温馨，心底的愧疚就越发沉重。诗人的这类诗歌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：忏悔。

《在五谷庙》中，诗人在自然的形象中寻找自我生存的映照。稗子是稻田里的一种杂草，将自己比作“曾经长坏了的稗子”，其实是对自身成长和羁旅经验的反思。诗人以稗子自喻，来向父母和故乡请罪。诗的最后一节调动色彩来渲染诗情，“我的母亲曾经跪在蒲团上/一次又一次地等着西边的金光照进庙堂。”如此收束将全诗的氛围打造得十分肃穆，使沉郁的诗篇一下笼罩在神圣的金色光彩中。诗人坦白地表达了对五谷庙的复杂感情，当然，这需要有勇气，也需要有向土地学习的姿态。因此，这首诗应该与另一首诗《稗子》连着读。

稻子和稗子在两首诗中构成了一对矛盾对立的关系。诗人曾希求承认自己是一棵“曾经长坏了的稗子”来聊以自慰，在《稗子》这里，诗人却勉励自己保持“稻香”来扫除内心深处的阴云，从忏悔意识中振作起来。诗尾反复低吟“我希望”，“我希望自己不是被他拔漏掉的那棵稗子/我希望我，还能保持一股淡淡的稻香味。”这与前诗中的“我承认”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联系，“我”游离于“稗子”“稻子”之间，从而扩充了语符自身的丰富性。可以看到，从“稗子”到“稻子”，不止于植物形态的变化，诗人的情感也在其中反复流转，并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寄托。

哑巴店与五谷庙的纠葛，不仅是诗人个体的精神困境，更是现代社会中许多人矛盾心理的缩影，许洁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生和故乡的窗口。



《哑巴店》
许洁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